

T06

WANG
NIAN核心
提示

在辽宁1.6万个村级以上行政区里，共有44个以“荒地”命名的地名。葫芦岛市绥中县的荒地镇是唯一一个以“荒地”命名的乡镇级地名，它下辖荒地社区、东荒地村和西荒地村。

看着这四个不同级别的带有“荒地”字样的地名，我眼前浮现



村情档案

村名：绥中县荒地镇东荒地村
人口：2618人
特色产业：花生
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：1.8万元
村名由来：明朝崇祯末年，有刘姓人家从山东蓬莱来此地落户，开荒种地，并相继建立三个村，该村居东故称东荒地。

“跑马圈荒地”的传说

东荒地村是绥中县荒地镇人民政府所在地，采访当天正赶上荒地镇大集，周边的王宝、网户、沙河、塔山、小庄子等地的村民都来凑热闹。东荒地村村干部刘勇说，这个大集打从自己记事的时候就有了，原来7天赶一次集，现在是3天一次。集市的规模在葫芦岛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号称“关外第一集”。

刘勇说，荒地镇和东荒地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末年。据荒地镇年鉴记载，荒地镇原来是一片荒草甸子，地势洼平，明朝崇祯末年，有刘姓人家从山东蓬莱来此地落户，开荒种地，并相继建立三个村，该村居东故称东荒地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“荒地”二字来自“跑马圈荒地”的传说。刘勇说，当年清乾隆皇帝东巡祭祖，返程时路过绥中，微服私访探访民情时与下属走散了，乾隆被冻得生了病，后被东荒地村一个叫刘文采的村民收留，病好后的乾隆为答谢这家人，让刘文采骑着快马，用一炷香的时间横穿一块地，能跑多大就给他多少地，后来这里也成为乾隆养马的地方。

这段传说在史料记载得不是很翔实，但刘勇记得村里原来有个拴马桩，老人们都说是与这个故事有关。老人们还说最开始人们把这里叫作“皇帝”，后谐音叫成“荒地”。

没有史料记载的传说难辨真伪，但刘勇记得东荒地村的住户原来都姓刘。随着投奔刘家的亲戚越来越多，才有了别的姓氏人家，“刘”姓仍是村里的大姓。

科学种田产量越来越高

荒地镇界内大部分都是平原，长滩河、猫眼河、叶家坟河穿镇而过，狗河是网户满族乡和荒地镇的界河，东荒地村也处于平原上，猫眼河流经此处，依山傍水，祖先们落户开荒时都会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。

金德富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东荒地村，今年80岁的他曾在村里担任了15年的党支部书记，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亲眼见证了上一辈人开荒种地、汗水重重地砸进土里、一年到头也见产量的困难时期。他又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赶上了亩产1000斤的好时代。

走进东荒地村，袅袅炊烟在村与山之间弥漫，蜿蜒的小路上错落有致地点缀着一个个白墙灰瓦的现代民居。村口的第二户人家就是金德富家，七间平房，看上去挺气派。

金德富说：“小时候的苦和现在的甜对比鲜明。”他回忆起小时候与父亲一起种田的日子，边说边摇头：“那时候太苦太难了，现在的孩子们难以想象。”左手代表过去，右手代表现在，金德富把两手相对寓意着今昔对比。他说，现在家家户户的亩产量都能达千斤左右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亩产才三四百斤。现在大伙儿种田都是科学种植，每垄插多少棵苗，垄间距是多少，都有科学的数据，原来可不是这样的。“老一辈人不懂科学种田，靠的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经验，父亲那辈种植习惯还是稀植，我们把它叫作‘稀不扔’，就是玉米混杂着大豆一起种，两棵玉米苗之间的间隔一米以上，中间夹着种三两棵大豆苗。”

靠天吃饭的农民最怕遇见大旱，若是遇到老天不下雨，以前只能靠车拉、人担，挑水浇田。金德富记得村里有一口用石块垒砌的老井，村里人吃饭、种田都靠它。人们在井口安上一个轱辘靠手摇取水，再挑到地里给庄稼浇水，后来还用过牲口拉着水车浇地。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用电动水泵浇地。

“现在浇地都是机械化，沿着耕地设几口机电井，就近就能灌溉庄稼，不用扁担挑水了。除此之外，镇里这些年还修了好几个水库，不管遇上啥光景，都不愁庄稼喝不饱水了。”金德富自豪地说。

土地带给农民安全感，他们对土地有着

特殊的情节。在东荒地村采访，虽然正值冬闲，但是记者看到的一双双扎根于泥土的双手的指甲缝里仍嵌着泥土，那是他们以土地为生的证明。

房子越住越宽敞

荒地镇土质以沙土地为主，这样的土地并不适合种粮食，在没有科学指导种田的年代，老一辈人倔强地将本不适宜种在这里的禾苗插进土里，盼着年底能有个好收成，却总也想不明白为啥这里就是不产粮。

刘勇说，小时候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主要是地瓜、玉米面饼和高粱米，高粱米都得算细粮。68岁的东荒地村村民王玉彬告诉记者，他小时候连玉米面都吃不上，经常挨饿。

王玉彬家里有6亩地，以前主要种玉米，后来农业专家对土地进行了评估，说这里更适合种花生，于是村民开始种花生。“花生产量高，质量好，商贩都愿意收。”花生种植是荒地镇的一项农业主导产业，如今荒地镇的花生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种植、科学管理、机械采收、集中销售的一条龙生产模式。

一条龙的生产模式让种植花生的农户尝到了甜头，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。王玉彬说，实行土地流转以后，兴城来的种植大户承包了村里的一部分土地，他的土地就包了出去，把土地租出去，收的租金比一年种地的收入还要高。闲下来的时间出去打零工，这一年就是两份收入。

手里有了钱最先改善的就是住房。刘勇说，这些年村民手头宽裕了，年年都有人家翻盖新房。站在村口一看，清一色的北京式平房，看着就很气派。

以前住房啥条件？金德富回忆起他小时候住的是土房，有些人家住的是草房，还有些人家住的是石头房。最难熬的是雨季，为了防止雨水冲刷，老人们就把高粱挠子刷在墙外，房顶上还要抹点碱土。那时房子的门窗也很简陋，窗户是用纸糊的，屋里阴暗潮湿，遇到下雨天总有人家墙倒屋塌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村里住偏房的人家也少了，窗户也不是纸糊的了，家家换上了大块的玻璃窗。80年代，村里出现了成排连脊的住房，还有了前后院，盖房用的材料以砖、水泥、砂石和钢筋为主。讲究的人家屋内分出了厨房、寝室、客厅和仓库。

金德富说，以前从来不敢想一亩地的产值能有这么高，现在吃穿不愁，有暖气、暖风取暖，“生活变好了，只要你认干，就能吃饱饭，生活就没问题，懒了肯定不行。”

西荒地村村民正在修剪果树。
图片由村民提供

惬意的农闲生活

西荒地村村民闫志忠这季农闲过得很快乐。他掏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他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小视频，视频中他身穿红袍，头戴高帽，一个古装扮相，随着欢快的背景音乐，身体有节奏地摆动。

闫志忠说：“生活好了，每天就想着怎么乐和。”去年他把自家12亩地中的6亩流转出去，包给大户去种植和经营，自己收取租金。剩下的土地他种了苹果和玉米，去年收成还不错，他估算着能有3万多元的收入，吃穿都够用了。

73岁的闫志忠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，家里兄弟6个，在村里属于困难户。吃不饱饭是常态，好不容易考到荒地镇里上中学，家里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他身上。

闫志忠说，上中学的时候母亲给他做了一双新布鞋，他舍不得穿，上学路上就光着脚走，快到学校的时候再把鞋穿上，这样省鞋。毕业后去当兵，退役后四处去打工，就是为了把家里的日子过好。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，日子真的一点点变好了，家里的泥土房变成了现在的砖瓦房，去年翻修新房，还在外面贴上了好看的瓷砖。

没事儿的时候闫志忠喜欢站在院子里，用欣赏的眼光像看一件艺术品一样，看着盖起来的六间平房，那是从祖辈开始，从开荒到扎根的见证。

“叮——”手机收到一声提示音，闫志忠滑开手机看到有网友在他刚发布的小视频下点赞了。他快手账号的粉丝数已达4400多人了，网友在下面给他点赞，留言全都是对他鼓励的话。

闫志忠的手机里还有150多条没剪辑好的小视频等待发布，他要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。听说最近抖音有个很火的“张同学”，他还跑去关注了一下。他说，农民制作的东西都是最接地气的，展现的也是农村生活中最淳朴和真实的一面，大家喜欢看就更要把作品做得精致些。

外来户盖了五间房

西荒地村村民孙长文原是个外来户，家里16亩地一半用来种花生，其余的种苹果和玉米，现在一年的毛收入能有4万多元。

孙长文说：“我5岁来到西荒地村，家里没有房，一家人在村里到处租房住，那时候最大的心愿是不再搬家，有自己的房子。”1986年，孙长文开始盖自家的新房，一盖就是五间，特别宽敞明亮，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

孙长文说，他住在西荒地村后火石屯居民组，光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那里的地貌。老一辈人在这儿开荒的时候，地里石头很多，条件特别艰苦。别人开荒刨的是荒土、荒草，他们还要刨石头。西荒地村村民高维海也告诉记者，西荒地村地里沙子多，原来村里的耕地面积只有很小一块，旁边杂草丛生，但是从他爷爷那辈人开始，他们就不怕苦、不怕累，靠开荒维持生活。

在农村，耕种土地是维系整个家族生存的主要手段，老一辈人开荒来到这里，没有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吓倒，他们靠着对土地的深深依赖在这里扎根、繁衍。

村民高维海说，现在农民的日子好过了，耕地周围打了好几口水井，浇水灌溉都是机械化。原来可不是这样的，遇到天旱，他和父亲挑着扁担一桶一桶地往地里浇水，磨得肩膀都破了皮。

近年来，荒地镇政府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为解决西荒地村的山地灌溉问题，打造引水上山工程，维修井房，挖建机电井，当地2000亩山地灌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。

“现在家里的10亩地都是靠老一辈一点点开荒开出来的，农民靠地吃饭，土地面积大了，收成就多了，日子也就更好了。”高维海说。

辽宁地名打灯谜

披金令箭破天山。
作者 周长刚

问岳。
作者 李文林

芭蕉叶包稀饭。
作者 赵雪

——西荒地村村民孙长文
愿也实现了。
外来户盖起了五间房，这辈子最大的心
生活好了，每天就想着怎么乐和。
——西荒地村村民闫志忠
凉水吃。现在的娃娃中午吃饭有食堂，讲究
荤素搭配、营养均衡。
——西荒地村党支部书记高晓东
小时候上学，中午带的口粮是地瓜，就着
土地流转出去之后，收入有时比种地还高。
——东荒地村村民王玉彬
土地流转出去之后，收入有时比种地还高。
——东荒地村党支部原书记金德富
以前种田“稀不扔”，产粮不够吃；现在
肯定不行。
——东荒地村党支部原书记金德富
现在社会只要你认干，就能吃饱饭，

“慕名”而至 随机采访

出了荒无人烟、杂草丛生的画面，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人在这里拓土开荒、挑水推犁的过往。来到荒地镇，走进两个荒地村，所见与所想截然不同，有的不再是地里不打粮的心慌，而是亩产千斤的心不慌。

村情档案



村名：绥中县荒地镇西荒地村
人口：1726人
特色产业：花生、苹果
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：1.8万元
村名由来：明朝崇祯末年，有刘姓人家从山东蓬莱来此地落户，开荒种地，并相继建立三个村，该村居西故称西荒地。

悠闲。他掏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他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小视频，视频中他身穿红袍，头戴高帽，一个古装扮相，随着欢快的背景音乐，身体有节奏地摆动。

闫志忠说：“生活好了，每天就想着怎么乐和。”去年他把自家12亩地中的6亩流转出去，包给大户去种植和经营，自己收取租金。剩下的土地他种了苹果和玉米，去年收成还不错，他估算着能有3万多元的收入，吃穿都够用了。

73岁的闫志忠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，家里兄弟6个，在村里属于困难户。吃不饱饭是常态，好不容易考到荒地镇里上中学，家里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他身上。

闫志忠说，上中学的时候母亲给他做了一双新布鞋，他舍不得穿，上学路上就光着脚走，快到学校的时候再把鞋穿上，这样省鞋。毕业后去当兵，退役后四处去打工，就是为了把家里的日子过好。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，日子真的一点点变好了，家里的泥土房变成了现在的砖瓦房，去年翻修新房，还在外面贴上了好看的瓷砖。

没事儿的时候闫志忠喜欢站在院子里，用欣赏的眼光像看一件艺术品一样，看着盖起来的六间平房，那是从祖辈开始，从开荒到扎根的见证。

“叮——”手机收到一声提示音，闫志忠滑开手机看到有网友在他刚发布的小视频下点赞了。他快手账号的粉丝数已达4400多人了，网友在下面给他点赞，留言全都是对他鼓励的话。

闫志忠的手机里还有150多条没剪辑好的小视频等待发布，他要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。听说最近抖音有个很火的“张同学”，他还跑去关注了一下。他说，农民制作的东西都是最接地气的，展现的也是农村生活中最淳朴和真实的一面，大家喜欢看就更要把作品做得精致些。

外来户盖了五间房

西荒地村村民孙长文原是个外来户，家里16亩地一半用来种花生，其余的种苹果和玉米，现在一年的毛收入能有4万多元。

孙长文说：“我5岁来到西荒地村，家里没有房，一家人在村里到处租房住，那时候最大的心愿是不再搬家，有自己的房子。”1986年，孙长文开始盖自家的新房，一盖就是五间，特别宽敞明亮，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

孙长文说，他住在西荒地村后火石屯居民组，光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那里的地貌。老一辈人在这儿开荒的时候，地里石头很多，条件特别艰苦。别人开荒刨的是荒土、荒草，他们还要刨石头。西荒地村村民高维海也告诉记者，西荒地村地里沙子多，原来村里的耕地面积只有很小一块，旁边杂草丛生，但是从他爷爷那辈人开始，他们就不怕苦、不怕累，靠开荒维持生活。

在农村，耕种土地是维系整个家族生存的主要手段，老一辈人开荒来到这里，没有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吓倒，他们靠着对土地的深深依赖在这里扎根、繁衍。

村民高维海说，现在农民的日子好过了，耕地周围打了好几口水井，浇水灌溉都是机械化。原来可不是这样的，遇到天旱，他和父亲挑着扁担一桶一桶地往地里浇水，磨得肩膀都破了皮。

近年来，荒地镇政府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为解决西荒地村的山地灌溉问题，打造引水上山工程，维修井房，挖建机电井，当地2000亩山地灌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。

“现在家里的10亩地都是靠老一辈一点点开荒开出来的，农民靠地吃饭，土地面积大了，收成就多了，日子也就更好了。”高维海说。

谜底见 T08 版